

北縣文化58

台北縣立文化中心季刊 1998.11-10 出刊

TAIPEI COUNTY CULTURAL CENTER QUARTERLY

《大臺北古地圖考釋》對話集：
關於 17 世紀北部台灣原住民問題的再思考
關於臺灣的首份西方文獻

對《大台北古地圖考釋》 一書之評論

／撰文 José Eugenio Borao (台灣大學外文系教授)
翻譯 李毓中 (西班牙塞維亞大學博士候選人)

緒論

非常榮幸台北縣文化中心邀請本人對翁佳音教授其根據海牙地圖(The Map of Haya)，最近所發表的十七世紀《大台北古地圖考釋》一書提出一些我個人的看法。翁教授鑽研該著作多年，所獲得的成果是相當令人滿意的，其所做的研究工作也是同樣的令人佩服的。我們曾跑遍了基隆和平島，企圖找出西班牙要塞的位置，同時兩人也互相討論彼此對這一問題的看法，不過，獲知他著手從事於這方面的研究，則是近兩年來的事。我記得我曾經帶他到和平島上最高的地方去看一個在軍事區內已傾廢的砲台，這個砲臺西班牙人350年以前曾盤據在那裡。翁教授的研究是很值得我們稱許的，不但引用了荷蘭的資料（乃因荷蘭曾佔領該島大部份地區），同時也參考了日本及中國的資料以及兩份由本人所提供已譯成英文的重要西班牙文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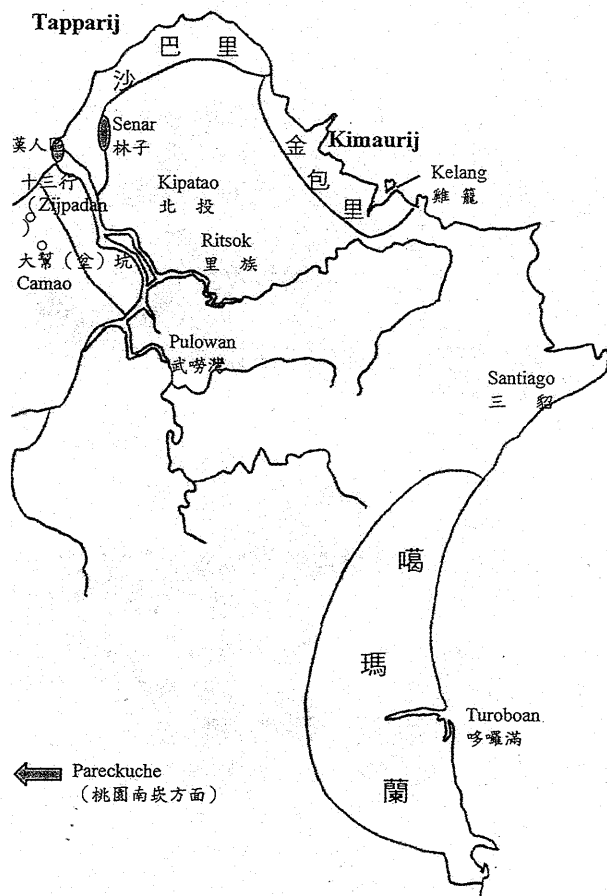
該書的正確性極高，在他所恢復的海牙地圖中相關的地名，以及利用其他的史料來和它加以對照比較。除了繪製文獻所記載各族群所分佈的地籍圖外，還努力找出該地圖所顯示的61個地名。有關後者，本人相信他花了相當大的功夫並且已經拓展出新的研究視野。儘管該書有著極高的正確度，但是其中有幾個地名本人以為可能還不能如他所斷言的那般肯定。

五年前，本人出版了相同主題的研究，來找出這些地名的正確位置，在翁教授參考書目中所列的一篇文章中，可見到本人所繪製一幅很詳盡地圖，試圖找出海牙地圖中各族群的所在位置，但是，僅只使用到西班牙的文獻資料，我還沒有說明如何確定各地名的位置，同時，這也並非是那篇文章的主要目的（或許在不久的將來會說明每個地名的由來）。

考證地名的工作並不容易，相信須相當的時日才能完成此項工作。事實上，本人的研究中也犯了一些錯誤，其中主要是有關九份地區的原住民金礦的位置。翁教授本人親自考察後指出了錯誤，顯示有關礦區的位置應該再往南而位於花蓮一帶。本人的地圖中也有一些小的錯誤，或許仍有些不太清楚，但是，大體上相信目前仍有其參考價值的。此外，本人的地圖似乎和翁教授的地圖之間仍有一些些的歧見，受限本文時間及空間上的因素，在此無法全部提出來討論，僅僅提出幾點比較有關的部份來討論。

沙巴里——金包里

沙巴里——金包里這兩個地方的位置是很重要的，因為它們的地理位置有助於我們了解沙巴里和金包里此兩個族群是不同的族群或者是相近的族群？如果是前者，則這兩個部落應該是有所



荷蘭文獻記載的金包里靠近基隆。(翁佳音、林孟欣、蘇曉菁、王興安 繪圖)



西班牙文獻記載的金包里是在和平島上。(吳智慶攝)

距離的，如是後者，則應該是鄰近的。

翁教授認為這兩個地方離的很遠：沙巴里是在淡水的西班牙人（後來為荷蘭人）要塞管轄範圍內，而金包里是接近基隆。他這樣認定是有其道理的，主要的根據是來自海牙地圖，在此地圖裡沙巴里是在淡水要塞之側。本人已和本人的調查助理 Pol Heyns 君對此進行研究，他詳細閱讀過一些荷蘭文獻之後，他說根據這些文獻所記載，沙巴里也是在淡水。

本人認為此問題是很複雜的並且很難加以釐清的，因為面對這個證據（本人並不懷疑）。但是西班牙的文獻並不認為如此，而是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沙巴里與金包里兩個地方很接近，而且都是位於基隆。現在，我暫且不提出我用以證明的文獻，但是很明顯的，日本學者一直相信 Tapparij 和 Quimourij 是相鄰的。最近，我重新細讀了西班牙文的資料，意外地得到了更詳細的結論（雖然和荷蘭文獻上的記載不同）：Quimourij 是在和平島上，而 Tapparij 卻是在和平島對面的台灣本島上，也就是說在荷蘭地圖裏 Quimourij 和 Kemora 的地點。五年前我在發表地圖時，因受上述的地圖所影響，也認為金包里是在那裡，而沙巴里是在「另一邊」，即海灣的「另一邊」，也就是河口的左側。現在已很清楚，西班牙文獻所記載的金包里是在和平島上，距離西班牙要塞並不遠；而沙巴里則是在其對岸的陸地上。如本人前面所述，希望不久的將來有適當的時機加以發表。

該如何看待西班牙文獻與荷蘭文獻之間的差異？本人認為兩者所說的都是事實，在本人還未找到證據前，對這個謎的唯一可能解釋就是重新定位。事實上，荷蘭人未並詳細研究金包里的資料，因為在當時，金包里的居民對荷蘭人不太友善。或許，正因如此，將他們遷移到陸地上去。或許是為了統治方便，將沙巴里的人（部份或全部的人）移往淡水，在那裡重新建立據點。這只是本人認為的一種可能解釋——並沒有史料根據——來說明西班牙文獻與荷蘭文獻之間的差異，因為不要忘了兩者之間

有 10 年以上的時間差距。

台北盆地的族群

海牙地圖中編號 20-24 所記載的 5 個族群，翁教授將他們定位在靠近台北（永和等）的淡水河邊。但是，本人以為剛好相反，他們住在台北盆地中央一條已消失的小河兩岸地區。它現在並不存在，但是在十九世紀的地圖中仍可看到它穿過這個中國城市的南方。在本人的地圖，本人必須「加上」這條小河，很奇怪為何翁教授沒有看見，但在其書中第 78 頁的地圖卻又描繪出該小河。本人指出該 5 個族群位於此消失的小河一帶時，並不是根據任何的文獻資料，而僅僅是根據台北水文地理資料以及海牙地圖所做的邏輯推斷。

西班牙要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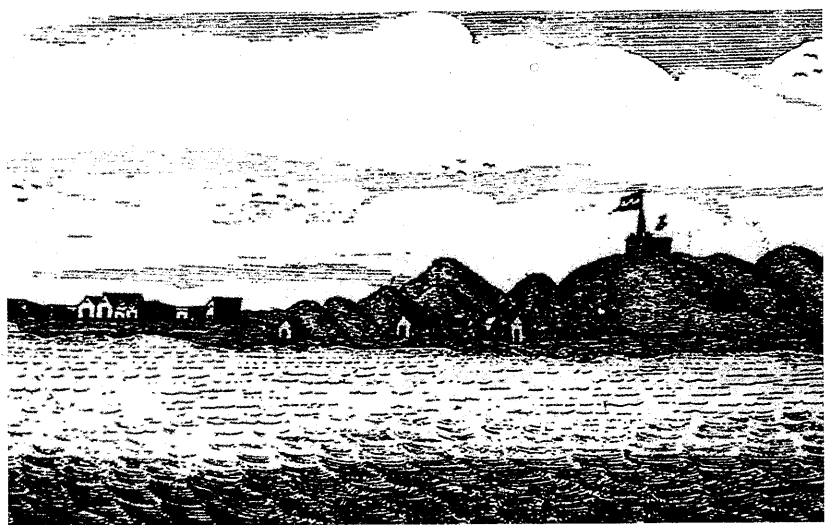
另一個本人想討論的事就是西班牙要塞，這件事已非常明瞭，即僅僅只有兩個要塞，一個在淡水，稱為 Santo Domingo，而另一個則是在和平島。這個島同時也被稱為 San Salvador，有時也延伸稱為 San Salvador 港，或者包括了 San Salvador 城，將全部總括在一起（西班牙人的房舍、教堂、中國人社區、要塞、甚至可能包括原住民的村落——金包里）。此外，這個要塞被命名為 Santísima Trinidad 要塞，由三或四個小碉堡所組成，每個小碉堡都有自己防衛角度及名稱，例如其中一個被稱為 San Sebastián。

此外，Santísima Trinidad 要塞是該島防禦系統的中心點，由三個碉堡所組成。最高的碉堡有好幾個名稱：瞭望台、高地或 San Millán 等（現在該處有一個小營房，

劉銘傳在該處建立一個彈藥庫，距古塔遺蹟 100 公尺左右）；第二個較低的碉堡稱為退路或 San Antonio；第三個是個小碉堡，叫做桶或者 San Luis 要塞，其目的在防止敵人從陸地入侵。總而言之，在和平島只有一個要塞或者四個（依如何算法而定）。但是，每一個都有好幾個不同的名稱。這些是荷蘭文獻並未清楚地記載，因此，翁教授被誤導而尋找更多的西班牙要塞。特別是在 Inbault-Huart 書中所提到八里的碉堡，在西班牙文獻中無任何資料依據，應係法國繪圖員錯誤判斷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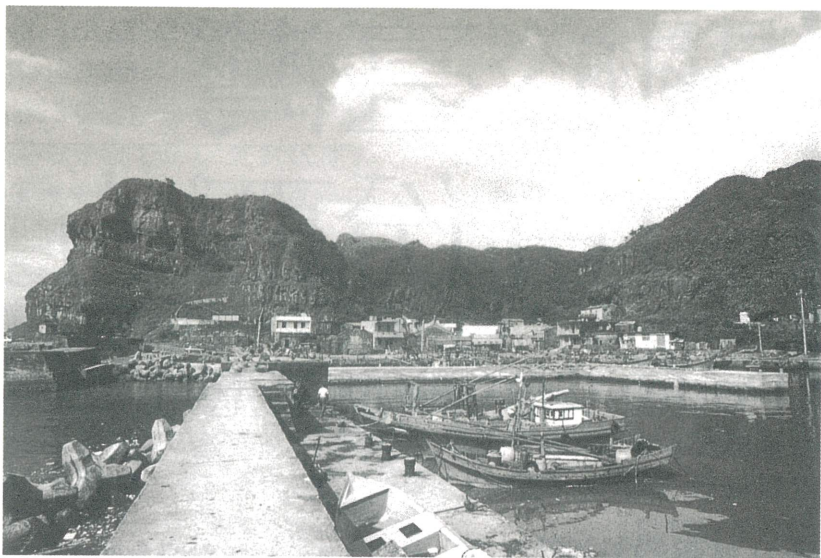
三貂角 (Santiago)

此外，本人還想釐清兩個在翁教授該書所繪製之總地圖（第 78 頁）所出現的地名，雖然在海牙地圖上並未出現：三貂角及哆囉滿。三貂角這個名稱具有歷史和文化意義。這個名稱的第一個意義始終與西班牙人有關。第二個意義則是和西班牙地名有關，世界各地都有這個相同的地名（如智利首都即以此為名）。全世界各地有許多相同的地名，而在台灣的這個地



和平島上只有一個西班牙要塞，維多利亞圓堡應該只是這個要塞的一部分。（引自 *Voyagie*，翁佳音、王興安 翻製）

名距離西班牙最遠（基於文化及觀光的考量，台灣可經由姊妹市的方式，和其他同名的城市進行觀光文化交流，例如基隆和西班牙 Santiago de Compostela 市之間）。翁教授在尋找這個族群時採用較確定和正常的標準，似乎顯然地將其設定在現在的三貂角。此外，十七至十九世紀的西方地圖中，這個地名也都是在相同的地方，雖然因語言的緣故，在地圖上出現：Saint Iago、St. Jacques、Saint James 等不同名稱。



文獻上的三貂角或許在今天的鼻頭角港附近。（吳智慶 攝）

如上述所指出的第二個文化上的意義，因此，本人多年來一直對這個地方的正確位置感到興趣，並且對西班牙人也很重要。本人兩次親臨三貂角後得到一個非常清楚的結論，該地不適合一個族群在此定居，縱使其附近亦是如此。但是，這也並非意味著本人對其正確位置已有適當的答案。事實上，本人仍然一直在尋找該地，根據西班牙文獻記載，是距離基隆 6 或 8 西班牙里（Legua）處。這意味著可以找出其地理位置來，例如，靠近現在的鼻頭角港附近。

如何解決西方地圖所標示地點和現在三貂角之差異呢？本人認為比較合宜的解釋，就是上述的岬角是以附近的有西方名稱的城鎮名字來命名，也就是說，借一個地名。

哆囉滿

最後要討論的地名就是哆囉滿，這個重要的部落是以其河流出產沙金而聞名，因而吸引貪婪的西班牙人及荷蘭人至此，金子應是吸引在台灣的西班牙人來此的主要因素。雖然官方記載中並未有西班牙人到此的記錄，但或許可能曾有一個冒險隊至此來碰碰運氣，而被原住民所殺害（本人最近正在調查此事），在基隆

的西班牙人只是聽到了一點點消息。翁教授將哆囉滿設定於噶瑪蘭廳的蘭陽平原的中央。

西班牙文獻從未提到這兩個地方，如果西班牙人，特別是傳教士們，提到曾經到過噶瑪蘭，卻未到過哆囉滿的話，這個地方顯然應該是較遠的地方，只有組織探險隊才能到達。很顯然地，哆囉滿應該是指較南之地，接近花蓮，在太魯閣的立霧溪口。當荷蘭人佔領基隆時，首先是想到哆囉滿找金礦，但他們並未達到目的，他們只到過三貂角，最遠到達蘇澳等地，但未往南走，因為實在是太遠了。

最後，本人想說兩件事，本人認為翁教授想以現在地名來考證一些古地名的時機，似乎太早了一點，本人猜想（僅限於猜想）因農作物土地水份的缺乏、天然災害、水災、新移民到來等事件，很容易導至部落的遷移。因此，以類似發音來對證古今地名是一件冒險的事。雖然本人對翁教授的書提出些許的不同看法，不可否認地，該書仍是一本很重要的臺灣史著作，除了提供了極為詳盡的資料，並且非常有助於重建台灣北部原住民人種的研究。